

諸子集成

新編七

四川人民出版社

82716470

中華諸
子寶藏

諸子集成新編七

B2/
A15 V.7

●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成都



32716470

(川)新登字 001 號

責任編輯:張問漁 楊方杰

封面設計:何 華

中華諸子寶藏

諸子集成新編(共 10 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成都市鹽道街 3 號)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市新都華興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787×1092mm 1/32 印張:22.625 字數 578 千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908-5/B·157 印數:1-1000

定價: 960 圓(精裝本)
1900 圓(豪華本)

ISBN 7-220-03908-5



9 787220 039089 >

諸子集成新編(七)目錄

《冲虚至德真經口義》八卷	(周)列禦寇撰 (宋)林希逸口義	7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二十卷	(周)列禦寇撰 (金)高守元輯	7
《墨子閒詁》十五卷目一卷附一卷後語二卷	(周)墨翟撰 (清)孫詒讓注	7
《十一家注孫子》三卷	(周)孫武撰 (魏)曹操等注	629

《冲虚至德真经□义》

(周)列禦寇撰 (宋)林希逸□义

正統道藏本

列子

莊一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開元封沖虛至德真君書為沖虛至德真經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

○ 夫臣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叅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幾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冲虛至德真經膚齋口義卷之一

膚

蕭林弟述

天瑞第一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財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謂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氏列子居鄭國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瞀人壺丘之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何言而方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

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即常字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也下兩爾字乃是實前面不生不化之說疑獨者如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而無鄰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復即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可終疑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曰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

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无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老子初意實不專主是也。故列子舉此以證其不生不化之說。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

力消息者非也。

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間無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喪也。自然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名實跡求之則

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此一篇先頓一箇虛字。何言哉。在前既說

一段了。於此又再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

有深意。莊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

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

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也。氣生形者。未見氣者無極而有極也。莊子曰。氣雜於芒忽之間。而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易即變也。變即化也。太易即大造化也。形爲始質爲素。令之工匠家所謂胎素。即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上面既說四箇太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幹旋之妙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見氣之始於未見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然萬物相渾淪總三才而言之不比他處說萬物字也循者求也氣既未見則何所親何所聽何所求故易者即太易也即此一句而觀則知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易兩字無形埒者言無形迹也變而為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為七陰陽二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即乾數之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九者復變而為

一蓋言物極則變也有必歸於無也無能生有故曰一者形變之始究極也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氣和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陽氣輕清而上為天陰氣濁重而下為地

陰陽之氣和合而為人冲亦和也天地之

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生也

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

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

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

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

所位者也

此一段十分正當之論其大意只謂雖天

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況人物乎天能

生物能覆物地能成形能載物各有所能

是無全功矣聖居天地之間而職教化之

事隨萬物之所宜而各職其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者。教化不能違所宜。如忠質文之隨時。九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為直。小者不可以為大。鹹者不可以為酸。涼者不可以為熱。是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

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而言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職主也。無為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

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如此下得來又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醴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雖若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據達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繩為鵝得水為鵝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蠅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鵝陵鵝得鵝柄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胡蝶得蟻也化為蟲生蟲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魍魎魍魎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醯順輅食醯順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督芮督芮生乎腐蠅。

此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傍見蓬草之中有此枯觸體而指之以語弟子百豐其名也未嘗生未嘗死無生無死也彼指觸體也子則列子自謂也過養過歎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子果歎乎其語意甚深此書去若予二字以果爲過恐聲之訛也若如此說別謂此其死者生前自養過當乎歎樂過當乎理雖亦通殊無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滅之樂者乎若指觸體予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曰養死以寂滅爲樂却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處種有數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種種各不同却皆就至徹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此書中間又添數句便覺不及莊子若蠅爲鵠蠅化爲鵠也蠅即蛙也此四字莊子所

無亦與下句不相入豈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也亦有絲線相縈之意但其爲物甚微耳蠅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焉車錢草也鬱栖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爲鳥足草鳥足之根又化而爲蟻蟻鳥足之葉又化爲胡蝶蟻蟻蝸也青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蠶下之虫化而生者名爲駒撮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駒撮之虫又化而爲鳥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爲斯彌斯彌虫也食醯蠅蠅也醯醯黃輒皆虫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三箇食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散聲內腐蠅亦虫名也莊子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

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鵠之爲鵠鵠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

鵲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鵲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踰之為後也魚卵之為蠶夏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鵲純雌其名大晉純雄其名釋蜂

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

勢亦不類然亦皆為物化之事如月令雀

化為蛤鷹化為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

有之事老踰為後如老鼠之為蝙蝠也宣

變獸名也出山海經其狀若狸而有髮自

孕者無牡而皆牝也今人說海中女人國

亦然類者其名也鵲即莊子所謂雄鳴上

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大晉龜鼈

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釋

小也蜂之在房只呪而化其尾有刺獨為

王者無之或云此蟲以聚陽而宗陰陰為

君也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

跡伊尹生乎空桑

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

厥昭生乎濕醢難生乎酒

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

羊奚比乎不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

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

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

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性底結殺此是其

立意驚駭世俗處非實話也今添入思士

思女等語却渾雜了羊奚草名也草之似

竹而不生筍者曰不荀久竹筍則可食此

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

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藍草也人亦草名

也如今所謂人參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

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恠名

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

為其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

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

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

盡也至樂篇

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分曉蓋

自秦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

後存者有多寡至校讎而後定校讎之時
已自錯雜及與牛中斥之禍書又散亡至
江南而復出所以多有偽書雜乎其間如
闕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處儘雜此書第
一篇前頭數段極妙無可疑者中間未免

爲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
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
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
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
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
本無形者也

形動生影聲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
以喻無之生有也生之有者皆自無而始
則九有必歸於無有形者必有終天地亦
形也安得而不與我偕終乎若以爲天地
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
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爲進聲之訛也本
無始則無終矣本不久則無盡矣不久者
變化而不暫停也有生者必歸於不生蓋

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無形蓋無
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
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
形已離其真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
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
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
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
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
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
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求生盡止也盡其
終欲止而不終也惑於數言爲長短之數
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覺四
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
所自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
也精神骨骸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
何存乎此即圓覺所謂今我法身當在何
處也朱文公於此謂釋氏剽竊其說恐亦

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原壤即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於此割竊詆之太過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孩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即聖人所謂方剛也欲慮充起即勞生之事也欲富欲貴欲也思前算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遏也外物攻其心則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不能自強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

雖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爲物所攻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既盡反而歸其所即莊子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變之始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鄙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

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

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捫樹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

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

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姓也啓期名也以鹿皮爲裘以索爲帶

天地之性人爲貴於物也人類之中男貴

於女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也此章誨人

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者

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

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隴邊高塚臥麒麟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

此章之意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年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管管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

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底春當在春時也並歌並進言且行且歌也少不勤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不競時言其不能爭名爭利於世也子貢

以此譏之而林類以爲我惟不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爭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名之也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便是佛家今生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今生安知不勝於來身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即莊子弱役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生之理而未盡其妙也列子之書皆專敬孔子故其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爲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壘如也宰如也墳如也南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山人伏焉仲尼曰賜欲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億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倦於學者學乎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

厭倦之意息止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於學而求所止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子貢未曉。故垂有息無所之問。而夫子乃以瘠墳之事答之。單單墳而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此而自息。小人之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伏也。據此一段。雖爲貪生惡死者設。然今禪家有死心之論。有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徒曰生死而已。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入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

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仁者不仁者。即君子小人之語。微者歸也。言德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即反真歸根之意。故舉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即弱喪之論。鍾重也。賢形也。世生也。三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者。以身爲貴也。世人皆以狂蕩爲非。故不與之。而反取智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則以道爲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也。

或謂子列子曰。子莫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貴虛者以虛爲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又何貴尚之有。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知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端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非其名者。言有名即非也。老子曰。可名非常名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無名無迹。則得其所居。纔有取與分別。則